左氏

口伊 12
665
12

二十三ノ四

□□ 傳□
號 665
卷 12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昭公盡十七年

經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雖爲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公不與盟

那波師曾句讀

（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無傳）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鬭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

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六人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已觀從也）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許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晳）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讐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

散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

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 棘里名闈門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 子玉觀從 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 相恐以靈王也 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周徧也乙卯十八日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 君若早自圖也

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 不書弒君位未定也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 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 子旗蔓成然 楚師還自徐 前年圍徐之師 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復所遷邑 致羣賂 始舉事時所貨賂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舉職脩廢官 召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棄疾棄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爲君之義 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犨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 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 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言事將宿以使之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幾 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畀。區區小天下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冢大也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 康王跨之。過其上也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爲審識 鬭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 且曰棄禮違命楚

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
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
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
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
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
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
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
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
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
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戍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
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
望）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
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

之子于之宮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没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内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内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爲内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

歸楚而不逆何以貫國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爲取郠故取郠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産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

子産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喩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爲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劉王卿士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

也
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
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
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
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
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言用命以拒晉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文序有禮而無威序則
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

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
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
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
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
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
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君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

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墠、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朝晉）子

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裹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

矣唯夫子知我 言子皮知己之善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為治乃國家之基本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
藝貢事禮也 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
也 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 而不警邊且不修備 言夷狄無謀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
競 中人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 大獲而歸 伐鮮虞起為十五年晉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荊荊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 隱太子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 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 悼大子之子
吳歸于陳禮也 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
也 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
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
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
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不合得去事他國)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稱卿)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奔魯)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西河近魯)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乎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三月曹伯滕

今字句絶

卒。無傳四同盟 夏四月。無傳 秋葬曹武公。無傳 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爲亂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

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爲尊晉罪已 尊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 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 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 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 畏子以及今三

分如字

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 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之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 子韓晳曰。齊大夫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 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

收養不使流散 救災患宥孤寡 寬其賦稅 赦罪戾詰姦慝 詰責問也 舉淹滯 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 禮新敘舊 新羈旅也 祿勳合親 勳功也親九族 任良物官 物事也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如然丹 好於邊疆 結好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 郊公著丘公子 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 庚輿莒共公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 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 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 鐸亦羣公子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

許之 爲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立之德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 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辛子旗之子鄖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莒賂齊以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 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晉理官 叔魚攝理 攝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蔽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爲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荅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鮒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詐）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己）猶義也夫（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略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立之）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速讒人所以

見遂而書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傳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齊戒 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 祲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 其在涖事乎 涖臨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大臣卒故爲之去樂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請求

又謂其上之人 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非不欲善吳 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 言其多權謀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 周景王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大子壽之母也傳爲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鼓人

或請以城叛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
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
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
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
舊（完猶保守也）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
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
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冬公如晉平
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
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

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為戎所加陵。）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動而不廢。（加賞。）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旌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

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
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
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
年喪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
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

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
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
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經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
也猶以取鄆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
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

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爲小國害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禦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足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三月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富子鄭大夫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

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幷與商人俱也）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無强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

以徵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已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令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

言是是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註謝下一本有子產二字

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公至自晉（晉聽公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如晉葬起）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傳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荅采叔）昭子曰不有以國

其能久乎（嘉其能荅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荅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爲災）於是乎

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伐鼓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

註以雲名爲號作以雲爲名號非

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名爲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皡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 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大皡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玄鳥氏司分者也 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者也 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者也 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者也 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 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 鴡鳩氏司馬也 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 鳲鳩氏司空也 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 鶻鳩氏司事也 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 五雉爲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夷平也 九扈爲九農正 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敎民事 扈民無淫者也 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皡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戒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其居

今茲今年也

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於夏爲三
月謂昏見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得人正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
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
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及漢漢
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
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
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
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

知也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
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
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傳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
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
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
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
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

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　昭公盡二十二年

經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六月鄅人入鄅（鄅國今琅邪開陽縣）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許畏鄭而樂遷故自葉遷也以自遷為文）

傳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其代居其位）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三月曹

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 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
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内。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 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 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
鄭人請用之。信竈言。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
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
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 遂不與。亦不復火。
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
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
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 及火、里析死
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火作已言故。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 使司
寇出新客。新來聘者。 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 使

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

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伐邾起)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 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 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 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塲也 過期三月、處小、不得一時畢 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

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女所鄉 子產朝、朝君 過而怒之、怒不毀 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 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

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
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也 荐重也 以
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說解也 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 言鄭雖與他國爲竟
每聽晉命歸赴之 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傳言子產有備 楚左尹
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
不禮於鄭 十三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 晉鄭方睦鄭
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
楚 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 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 許先鄭封

鄭曰余俘邑也 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 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 爲方城外之蔽障 土不可易 易輕也 國不可小
謂鄭 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於傳時白羽改爲析
經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爲鄭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弒其君買 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 己卯地震 無傳 秋齊高發
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無傳
傳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陰縣今屬南鄉郡 令
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楚子之在蔡也蓋為大夫時往聘蔡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郹陽蔡邑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為下拜夫人起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鄅俘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

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為明年譖大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遣謝秦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

（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寡婦爲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師偃也絲幼以）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憎子瑕）且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止之爲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

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二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
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
舍之遣人報晉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二十三
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在二十三年子
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
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
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
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

勞罷死轉轉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滎陽密縣東
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
我覿也覿見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
其弟猶人怒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
用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無傳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鄸曹邑秋盜殺衛侯之兄縶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為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冤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員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爲勇）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爲愈（愈差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盧也反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爲二十七年吳弑僚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

已欲先作亂 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八子皆公黨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劫公 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 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爲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 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 奪之司寇與鄄 鄄豹邑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遷豹使行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 喜貞子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宣姜靈公嫡母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薦達也 爲驂乘焉 爲公孟驂乘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 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使子言不信也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 周猶終竟也 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

事於蓋獲之門外 有事祭也 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於門外
而伏甲焉 齊豹之家 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 要其前也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寘戈於薪以尋其後 使華齊御公
孟宗魯驂乘 及閎中 閎曲門中 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
以背蔽之 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 公聞亂 乘
驅自閱門入 慶比御公 公南楚驂乘 使華寅乘貳
車 公副車 及公宮 鴻駵魋駟乘于公 鴻駵魋復就公 公乘一車四人 公
載寶以出 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 遂從 從公出
過齊氏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 執

蓋蔽公 而去闕 空也 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 齊氏射公 中南楚之背 公
遂出 寅閉郭門 不欲令追者出 踰而從公 踰郭 公如死鳥
死鳥衛地 析朱鉏宵從竇出 徒行從公 朱鉏成子黑背孫 齊侯
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頃公之孫 既出 聞衛亂 使請所聘
公曰 猶在竟內 則衛君也 乃將事焉 將行聘事 遂從
諸死鳥 請將事 辭曰 亡人不佞 失守社稷 越在草
莽 吾子無所辱君命 賓曰 寡君命下臣於朝曰 阿
下執事 阿比也 命己使比衛臣下 臣不敢貳 貳違命也 主人曰 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 照臨敝邑 鎮撫其社稷 則有宗祧

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
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爲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賓將掫掫行夜主
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
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有臣懼不免於戾
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
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

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
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霄從公故而以
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衛侯告寧于齊
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
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

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忌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大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人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

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為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

質如字

而出又殺其子其讒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爲功善使少司寇牼以歸以三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官齊侯疥遂痁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

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 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 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萬萬曰億萬億曰兆 君若欲誅於祝
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
已責 除逋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 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招虞人
以弓不進 虞人掌山澤之官 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
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
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君子韙之 韙是也 齊侯至自田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 子猶梁丘據 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燀之以薪 燀炊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 濟益也洩減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
然 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 獻君之否以成君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
備五味異於大羹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
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
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
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
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
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
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而後
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

其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
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
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
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
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愼也式遏寇虐慘不
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
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
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
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和之
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
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 自外至故曰入據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 秋七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
出奔楚 朱爲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 公如晉至河
乃復 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 泠
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泠樂官州鳩其名也 夫樂天子之
職也 職所主也 夫音樂之輿也 樂因音而行 而鐘音之器也
音由器以發 天子省風以作樂 省風俗作樂以移之 器以鐘之 鐘聚
也以器聚音 輿以行之 樂須音而行 小者不窕 窕細不滿 大者不
摦 摦橫大不入 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 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
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 億安也 窕則不咸 不充滿人心
摦則不容 心不堪容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 爲明年天王崩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
子朱失位位在卑 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 大夫送葬者歸見
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
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詩大雅塈

息也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爲蔡侯朱出奔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

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

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遣之）張匃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亦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匃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物事也）對曰。二

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二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餘吳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

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妵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尚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

相余。平公ハ公子城之父 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祿之間 將注則又

關矣。曰不狎鄙。狎ハ更也 抽矢。豹止不射 城射之殪。豹死 張匄

抽殳而下。殳ハ長丈二在車邊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車軫 又射之死。匄死 干犨請一矢。求死 城曰余言女於

君。欲活之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 干

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 大敗

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

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 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

後亡。迋ハ恐也 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入南里 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送華登 大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

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

之弟朱叔父也 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

國。若不相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

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

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 靈王

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 鼓叛晉屬鮮虞 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間 無傳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速 王室亂 承叔鞅言而書之不知誰是故但曰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不言崩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曆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牧之莒大夫 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 莒地 齊侯伐莒 怒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 竈齊大夫 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 稷門齊城門也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爲明年莒子來奔傳 楚薳越使告于

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以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爲大司徒（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爲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犂）仲幾爲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樂輓爲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梓愼之言三年而後弭）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與賓孟欲立子朝爲太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

之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蚠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以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

無子單子立劉蚠蚠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遂見王猛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在十五年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蚠壬戌

劉子奔揚（揚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位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奐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謀也）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平畤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以書）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肸伐皇（鄩肸子朝黨）大敗獲鄩肸壬

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郭肆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城衆。社周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諡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

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春秋左傳卷二十四